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卷四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三

序

送陳司業詩序

楊榮

宣德六年秋九月國子司業陳敬宗光世以考績來北京  
 上俾之復職凡與光世厚者皆作詩送之而以序屬予蓋光  
 世初為翰林庶吉士以文辭知名縉紳間求樂中修  
 高廟實錄慎擇賢者而任之者世與焉未幾凡庶吉士皆授  
 刑部主事光世復徵入史館書成改翰林侍講及修  
 太宗

仁宗實錄光世復與其間會國子監缺司業而難其選遂以  
 光世往焉或謂光世誠賢於人然既侍講久矣其名實悉然  
 有聞於土下今去為司業無乃在乎光世聞之蹴然曰司業



天下學者之所取法也誠宜德望優重者為之顧乃命敬宗將夙夜勉焉以圖稱允恐弗及而何左之敢云既莅職日進諸生講聖人之道而正己以率之諸生大悅服而光世之譽益大顯予嘗謂國家建學於天下以造士皆使學聖人之道也然其師之所見與弟子之所稟不能皆粹也故其成就有不能盡然者及升之太學譬之集衆材於班駟之門而大加繩削焉使小大長短皆中法度然後以之構厦無不適其宜者苟規矩準繩有未至而欲羣材皆適於用而不爽焉難矣祭酒司業之任蓋何如其重也光世既優於是矣今歸而復加意焉國家得賢之多致治之盛人將於太學乎頌也予與光世處三十年矣誼不容辭故為序如此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闌作羣情蕭散衍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儼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



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

聖天子嗣位海內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

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者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爲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

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成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省愆集序

惟我

黃淮

太宗文皇帝涖阼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設內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內外制參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焉求樂已五 車駕巡狩北京

今上皇帝居春宮監國臣淮偕二三輔臣承

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巡狩亦如之受 命兢惕不遑夙夜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戆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

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論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



遇

今上皇帝即仁覃恩肆赦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紉繹腹藁得詩賦辭曲合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為窮而後工迨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准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固圉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

朝廷盛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中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

卷五拙云平哉

徐蘇傳序

胡澂

徐蘇傳者所以傳徐孺子蘇雲卿之事也徐蘇本傳列漢書載宋史者儒者見焉閭巷之間寡聞也今二傳編錄博採羣書校之本傳特為詳備或者曰自漢以來懷德秉志高世獨行之士蓋多有之傳者獨錄徐蘇何也曰出吾郡也曰若然雲卿廣漢士亦得稱吾郡出邪曰雲卿聞孺子之風而來在當時非無韜棲隱約之地顧乃區區於東湖雲水之間彼蓋以孺子之流風未泯也樂於此而居於此固有不得而外之者曰豫章先賢可以陶世範俗者豈獨徐蘇哉曰得時而駕行道以濟物者固已表見於當時垂休於後世矣若二子亦非果於忘世者適漢衰宋微不可有為故退然自守以終其

皇明卷四十三



身此其操行足以激勵貪鄙聞其風者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矣况士君子生於其鄉論世尚友可不知其於邑乎欲知其人不得其事可平得其事隱而不彰尤不可也此傳之所以廣又增錄其詩文既廣而增錄矣又刊以傳焉若是者皆君子之用心也傳之者樓碧李氏也刊之者李貞士廉也錄之者王遜之也序以冠其端郡人胡儼也

送諭德周公隨侍之南京序

楊溥

聖天子嗣登

寶位明年改元洪熙 諭廷臣若曰惟

祖宗大德鴻肇啓佑備至垂裕無窮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

太宗文皇帝肇建兩京垂統萬世子嗣大歷服仰遵成憲鳳

陽

皇陵金陵

孝陵 皇業所基朕寤寐不敢忘謹遣

皇太子致祭雨文武羣臣既且宮僚簡俾以從廷臣奉 詔惟

謹於是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公崇述實在是行翰

林羣公賦詩祖餞徵予序惟天啓

聖明開太平之運士君子千載一遇

儲君天下國家大本其官屬自古擇人惟其時斯道以行惟

其人斯克翊於善

皇上丕隆孝思肇行盛典資賢俊輔導元良屬望尤深儒者

平居以致君澤民爲心恒患乎弗遇而崇述遭際如此端躬

正諭以副



聖天子簡俾爲吾儒增重其在是行乎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遂以文章名世若夫馳聘中原歷覽兩京仰二聖開創守成規模大畧擴充啓沃其所成就固不徒文章而已詩曰有馮有翼又曰以引以翼予於崇述有望焉

送劉汝弼序

正統元年春

聖天子維新政化慎簡賢良用資勵翼重惟方岳大臣以旬宜爲職尤貴得人乃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公以翰林侍講劉君汝弼應詔擢授廣東右布政使朝之大夫士咸謂汝弼克宜是任少傅公之薦足以副朝廷盛意於其行同門楊溥諸鄉友仕於京師者餞之都門之外酌之酒而告之曰汝弼

以名進士入翰林爲史官爲講官歷事

兩朝其才猷抱負每見於論議文字間而今乃得措諸行事翰林以論思備顧問爲職業未嘗試以有司之務或者遂謂吾儒徒持文墨未閑政事乎朝廷重念蒼生自翰林出典方岳自汝弼始夫方岳有連節有司憲相頡頑有守令百執事爲之屬以從事所見或不能同事或失於緩急先後必有以包涵之使之從容歸於善然後爲得體汝弼之量足以勝之也仁人君子爲國牧民一夫失所則吾之辜顧惟一方之廣智慮或不周耳目有不逮求免於責不亦難乎其要在擇守令汝弼之明足以別之也予於汝弼之行使天下之人知吾儒施設有出尋常萬萬者矣汝弼曰某不敏敢不黽勉以副朝廷委任以求稱知口爲斯文之光於是酌以爲別



靜學齋序

梁潛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周文姑蘇趙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厚而皆跡於鑿皆為

上御鑿方纂修永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裁其事遂得朝夕往還久之蔣君去侍 青宮予亦兼官春坊進與蔣

君接迹而竝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讐講益之雅相得益密然不知二人造詣修飭於道者何道而能然也意其質性自然

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然後知其所以進德者在此也於乎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謂養得至靜之極則自然包

括宇宙終始古今濂谿周子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在於主靜夫中所謂靜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靜

之中而動理具焉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乎變萬化之無窮說之於吾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

不見其擾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勢所謂淵默而雷奮者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

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而學須靜者周子之言非有取諸彼然吾觀蔣君之賢益有

徵乎其言也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為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君澹然恬漠雖於鑿亦不屑然二人者中情甚相似皆善文

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為靜學齋詩喜而為之序既以貺蔣君又書以質之趙君也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

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



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於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形之詠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爲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盃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來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涼露既降清飈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於中隨所感而發之於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田 刊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爲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見 石字之心也 國爲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

朝廷享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長春宮在 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秘宇儼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

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比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德



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邪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天太平之治而

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墜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

力邪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邪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况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棻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送景山張先生赴京序

王紳

予讀歐陽文忠公榮鄉亭記知昔蜀之郡縣胥吏不喜儒士每見輒為其毀辱構陷以故人不樂業儒亦不急於仕祿甚



有志者不過習訓詁歌詩以自養而已未嘗不歎其習俗之鄙陋而士氣之委靡也士生其時處其鄉能技擢奮勵以自見者其亦得十一於千百哉今去其時未久餘風遺習豈無存者顧在作與之方與自立之志何如耳臨邛景山甫張先生蜀產也自其少時慷慨有立志習詩書六藝之文卽圖爲世用後罹元季兵興浮沉里閭以保全性命者五十年國朝文運開始日以求賢爲務遂應有司之辟入成都爲司訓居職九載所教弟子多所成就邑人稱之迄今考滿將赴天官覈績而景山甫之顛髮亦已種種矣或謂景山甫習蜀土之俗近納祿之年且負痼疾必將乞骸骨而歸故鄉曝茅簷涼竹簟以樂夫崦嵫之境設使之任職臺閣寄牧州郡必非其志矣予謂不然昔馬周以晚年而見遇汲黯以多病而

臥治况當盛明之時爲士者孰不以欲竭心展力以希尺寸之功而圖芳於竹帛尚何有習俗之移人乎吾知景山甫且將推其所有以自効庶幾不負平昔之志異日年益高而業益成致政以歸指其丘某水之舊遊盤桓桑梓以保夫天年使人稱其生爲鄉文人沒爲鄉先生則豈非景山甫之志願哉予與景山甫遊且相知故本其心爲言以贈之而并廣或人之所見

### 送鄭叔貞序

洪武丁巳先師太史宋公致政家居于蘿山紳始弱冠以契家子獲執汛掃役于公闕公不鄙汲引而誨之每賓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歷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直而已希直卽今侍講正學方先



生也紳時駭稚未知所云而識者知公之言為至論後二年公卒于蜀先生東歸天台旋出教授漢中

今天子即位首召入翰林而名益著聞天下是時登先生之門者雖甚衆有若鄭君叔貞者先生里中子也資稟清粹力學好古為文辭如春空層雲變態百出如秋江長濤渺漫無窮非其才氣之贍固不至此然叔貞雖不事表襮而其聲譽已藹乎縉紳間今年叔貞侍先生入京居數月念定省之職久曠愆然興懷促裝將還故里紳方以召命至相與周旋者信宿將別因為言曰夫天下之物成之難者器必大器之大者用必博萬斛之舟非尋丈之材一日之功所能為惟夫材良功就而成器也則必以之駕於長江巨海之上驚飈復浪之中而利濟之功大矣君子之為學豈異是哉是故極

天下之書無不讀盡天下之理無不明蘊諸賢者極其備養緒內者極其克於是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其設施布置豈庸人俗子所能窺測哉昔范文正公修學於泰山已有當世之志及出而用皆能行其志者以其得之有素也今叔貞之志可謂美矣其學可謂成矣况今

聖天子側席求賢以輔張盛大之治所以行其學者豈有遺於叔貞哉茲行也吾願叔貞益擴其所已能力其所未至使先生以太史公之稱先生者稱叔貞則叔貞經濟之施蓋未晚也紳也雖愚安敢不以文正為勉

送皇甫訓導序

鄒緝

永樂十二年春太原府之徐溝縣學訓導皇甫秉德以北京



行部尚書朱公聘之爲考官其秋至部將入而受事而車駕適自此伐還行部以在京例考試官須上請於是子與曾君子啓實被命朱公因以員額爲限凡所聘取六人例減以就額考試官二人改爲同考官而秉德與上蔡學教諭程某改爲內外受卷官八月戊申入院丙寅撤棘秉德將辭歸乃謂予曰吾始以聘命來今不得受事而歸將何以解徐溝邑人之惑乎願得一言以歸庶幾可以藉予之口也予聞而心慚無以復於秉德也則告之曰先生之學誠優矣其德誠厚矣然而時有不偶也故雖受聘幣而來而卒不克受事而歸於其心誠若有不能釋者然古之人亦嘗有若此者矣不獨先生爲然也在漢之時公孫弘爲其鄉推舉對策不合竟免歸公孫旣不以爲病而鄉之人亦不以是少公孫其後

再推而對策遂第一元之時吳文正公伯清以大臣薦爲國子監丞及至京師而其處已有先之者文正公亦竟自罷歸而未嘗以之介於心夫事苟無愧於己則夫榮辱得失之際亦何足加損於我哉且通塞有時進退有義君子所守之道蓋如此此獨行部失制變從宜之道耳士君子不能不爲先生惜而先生所以自處宜順適乎時而不以是介于心可也於是秉德欣然而釋曰先生之言然請書之吾將持以解夫邑之人

送何給事中序

陳繼

仁宗昭皇帝之爲治也欽順天心敷章文德禮任師保恩信洽於天下天下之民樂生而趨善者翕然興起帝念所以致若是者寔由繼承先德而本乎二帝三王之



道也乃設弘文閣於禁密之地 命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濟侍講王公汝嘉居之備供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本清編修楊敬行簡俾接二公之武又起繼於草野之中入與共事繼獨愚陋無以少副  
聖望然蹇蹇之心誠不敢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而進說也  
皇上嗣位治隆 舊章務先史事其在弘文閣者皆領事翰林而楊公預執 朝政宣德元年本清援例歸新城謁祭先隴而展其誠孝飲餞以詩送之者皆翰林名卿於乎本清亦可謂榮矣以本清生故家習禮佩義克崇清白之行仕年已久聲績張著老至而爲近臣日與魁豪雄傑振奇炫異敷彩於文辭以飭 朝廷禮樂文物之盛輝耀百世者又可謂不負其所學矣因其歸故序而送之

晦庵詩抄序

吳

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音日靡唐興沈宋變爲近體至陳伯玉始力復古作追李杜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間求夫音節雅暢辭意渾融足以繼絕響而闡淵明之闕域者唯韋應物柳子厚爲然爾自時厥後日以律法相高議論相尚而詩道日晦焉宋室南遷晦庵朱子以天挺豪傑之才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間嘗讀太全集觀其五言古體冲遠古澹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又於韻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蘊以開示學者是豈濼晉詩人之所可及哉然集中編載衆體混出且卷帙浩瀟獲見者鮮暇日因手



抄五言古體始於擬古終于感興諸詩得二百首真于家塾以教子弟蓋欲使知詩書之學亦先儒之所不廢沉潛之久庶因有以得其歸宿云云

女教續編序

王直

女德之隆汙家之興廢繫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晦庵先生小學之書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爲立教之本其訓女子亦備矣有元之時相臺許獻臣又蒐獵經史取其可以示法者作女教之書凡爲女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悉具吳文正公謂可與小學之書並傳其用心亦至矣然予聞之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謂之君子則必有師友之資問學之益而尤貴多識則孤陋寡聞不足以成德可知矣况乎閨門之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而欲廣其見聞增其智識使

待立行修非資於書不能也公務之暇稍覽羣籍錄前二書之所未錄者得若干條會粹成篇客或謂予曰女子以柔順爲德而以剛暴爲戒彼庸奴其夫拂逆其舅姑鬪狠於其間此之謂悖人理逆天誅而不可與居者也今子取坤文言以剛方訓之無乃過乎予曰坤乾之對萬物之母也女子之德不取法於坤而奚取柔順者體之正剛方者用之發安常處變之道在是矣剛則其守固而不可屈撓方則其志定而不可移易然後柔順之體全夫強戾不生於心乖忤不及於物羞畏隱忍未嘗厲色疾言可謂柔順矣然或豎儒委靡人得而制之依阿苟且之間蓋有失其貞敗其家者則剛方之德非女子之所當務者乎彼之所爲剛惡也予之所用爲訓者剛善也向善背惡智者固能擇焉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



剛柔健順皆具矣以是爲訓亦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耳子  
言奚過哉客不能難遂書以弁其首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正統十二年國子祭酒李先生以老病乞致事

上惜其去不許者數矣最後言益切乃許之公卿以下至于  
縫掖士皆歎曰先生文行爲學者師法久矣今致事去使倏  
然無所依於先生則爲榮於諸士子則爲可惜問巷火伍之  
中則曰是能深知我而有志於恤我者也今則去矣太學諸  
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自初有疾皆  
奔走治醫藥及少間則動色相慶至是無可奈何猶相與言

上曰祭酒李某感

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造就蓋前此未有今以  
老病乞致仕臣等尚願少留之不可退則取其事爲十題命  
良工繪圖求諸名賢各識一言以爲贈

上亦眷愛之不衰 詔兵部爲具舟 陞辭之日賜鈔一千

貫命光祿具酒饌餞之及行達官顯人多先出崇文閣外以  
序別大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帳各爲文辭頌先生之德教諸  
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送者凡二千  
餘人遠近觀者塞路一時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爲之廢業  
莫不嘖嘖稱美以爲榮至有爲泣下者漢之旣廣唐之楊巨  
源不能過於今七八十年之間亦未見其比先生獲乎上下  
如此其美之鉅細可知矣雖然此豈特爲先生榮哉他日良  
史書之後千百年有讀之者足以見今日賢之美是所以



爲邦家之光也於乎盛哉予與先生任同年荷  
四聖之德大矣忝竊非分方資輔益以遭負乘之譏而遽舍  
之去予何恃以立哉欲不戚然以悲可得邪詩曰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予終有望於先生也諸生以十題屬予言故爲  
序而道之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三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



上海圖書館藏